被采访人：宋灯宝，男，1933年生.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受禄乡北庄村

采访人：高润香，女，1963年生，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受禄乡北庄村

采访时间：2013年6月4日

采访地点：宋灯宝家

（采访前闲聊）

灯宝婶： 唵。

灯宝： 坐上个蹬子靠住就好了，饼饼的和苦菜，哎，腰有些饿了擂库带们，就是个紧紧库带忍忍饥，当等人家晌午吃人家这个烂饼饼的哇，

灯宝婶：哦，

**采访正文：**

灯宝： 大跃进，哎，老百姓是挺困难，人家是叫上咱天天动弹，哎，白天在农业社，黑夜了大跃进啦矿石，啦上矿石把定襄送，哎，下村山上啦石头，白天了农业地，耕地，送粪，晚上了大跃进，够不够三百六，天天吃上这一斤颗嘚忍忍肚，蒲根饼饼嘚和苦菜，腰困了咱擂库带，现在咱这生活了，嗯，五八年，五九年，六零年这三年是大困难，六一年就好了些了，啊呀，饿时候了，早晨吃上些谷锊锊的（干粮），晌午了哎，等人家为个吃得一下晌午不了，饿的是哎，翘不起腿来，大忽悠，这这这生产社，户助组，走的站的就是能热粗，滾滾水测滾水，（煮和炒的意思）豆渣湖湖了顶（代替）小米，误不住墙上挂笼记（蒸笼）。农业社真可脸来来，布票一个人穿上些些，补补衫衫老露的个肉。出了外头了没粮票还饿的听忽悠，有个票嘚呀花不了，哎，可脸的外困难时候了，少吃没喝的哦，每天就是那吃得一斤粮，能吃不能吃呀就是为些东西。趁至事务长了这些拿上些，轮到咱了呀 成了九俩了，吃不开啦就，哎，农业社给了牛和驴，赶上给人家这拉土喔儿送粪，哎，就是给人家跑闹了俩天，饿的咱是些儿呀不能干，至跟这后来邓小平出来这才咱单干了，这就后头能干了，这就后头由咱哩，有苦呀能受，闹下也是咱的，不待要受了外你没法得，待要受了紧咱的马跑，能闹个甚了由咱跑，闹好闹赖外是怨咱的本事哩，没本事们，有本事了外紧你抬哇，你可要抬个甚哩，抬个甚呀叫你哩，哦，我了一辈子就是个赶车的，给人家赶的个四套车，生产对里头打了是赚的人家的个大工分，哎，反正苦呀是紧咱受哩，工分也是头等工分，人家老是给的咱个头等，哎，有些什么苦了了的，人家这些人不能，的咱受哩，咱以为赚的人家的大工分，没推靠，这个到这个晒麦嘚的时候了，包管就是，就的用灯宝嘚哩，这些人挠不下来，大（从）房上把下挠麦子了，女人们装，后生们把下挠，他们都得扎住口袋把下挠哩，我了不用扎口袋大(从)房上把这个口袋要挠下来哩，因为这个到为个晒麦嘚时候了，哎，不用他们挠，咱比他们轻称（略为）劲大些，多少比他们劲大些，就老是靠咱哩，苦了是紧咱受哩，工分了是给的咱呀不少，这后来了一疙节一疙节的就慢慢发生的就好了。哎，按现在说再不能的好了，按现在说咱这个甚呀好啦，国家呀好农民呀好，种上些玉茭的了还补助俩个钱，你现在闹不下是怨咱哩，不能怨公家啦，再早了是你有苦受了呀和人家外不受苦的是一样样儿的，你吃多少，人家也是多少，你划多少分，人家呀划九分五哩，人家又不比你少，可怜办的了就是，硬硬儿抬了三年，再下空（挨排）下了就一疙至（一节一节）的就好了，咱是人口大（多）劳力少，每年拖欠年年是个打不了，越拉越厚，越拉越长，越拉越多，哎，一千成了千五了，千五成了千八了，千八成了俩千了。咋是怪（没完没了）把上走，人口是一年比一年多，我就是六个娃娃们，老婆汉的还有俩个为大的（父母）。十口人的办嘚，紧紧儿过了这十来年，啊呀，拖欠短的人家挺多，娃娃们下来是，少吃没喝少穿没带，上书房没花的，买本嘚没有个钱，老是个困难，老是个跟不上人的，可困难了几年哩，现在告诉了这就一疙至的慢慢把好转哩，啊呀，困难时候了呀吃不上，穿不上，困难的就和丢了魂式的，些精神呀没有，现在说再不能好了，现在就和邓小平们，胡金涛，对老百姓，啊呀最关心了，有吃有喝有花的，啊呀老人老汉了，又有补助费，又有退休的啊呀，底保哩们五保哩，恨拿不的咋保哩。你这个老人老汉，再不能好的个年限了，

我：衔钱老人哩们，

灯保：啊呀呀，真好，好的很哩哇现在告诉啊呀，社会是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天比一天强，国家是一天比一天富，哦你可可这这现在啊呀，没钱的是招家没钱的哩，底保五保岁数大了有工资，哎，干部们有退休工资，哎啊呀老至小都是乐贴的（过的好），现在是上书房的哇哇们，都也是没办法的给补助，他就没有个差得的，现在。

我：咱就知觉，

灯保：哎，老百姓啊呀真个好哩，啊呀，班（扁）谷窝窝，红糜（粟子）嘚康（粟子皮）窝窝，围切上了，烂七八糟腊（也是围，磨面的过称）切下了的，哎抱上些细玉茭面抱了皮，底下人家外（就是班谷红糜康，烂七八糟磨成粉）是心的，中间洪糖月饼包馅的月饼外就顶了（当是好的东西做月饼的馅）心的啦，人们剥舔的吃的时候，把中间为个糖心的全扔了，有些糖精上的些，全冇了。就是吃这个玉茭皮皮的哩，因为咋，他中间为些馅的他是些红糜的和班谷磨下，他还苦哩，不用说他甜了，他就人不吃外个外，就是吃这个玉茭的皮皮的，黄楞楞的，上的些姜黄，八月十五下包月饼的时候了就这样吃哩，啊呀，可怜的为会打，动弹是挺苦大，吃东西老是个肚大吃得少，老 是个左吃右吃呀吃不饱。哎，肚又班（扁），腰又细，饿的不底了擂擂库带忍忍腰，不举咋把这个晌午黑夜咱忽噜（打发时间）了就底了，人他都是个这心，啊呀可怜的人们就是没有一个，吃不上喝不上的困难时候，赶到为个时候上的为些人们，都觉得赶到现在的这个时候觉得就是好活的不知道了，哪没哪啊，这个这哎，我这个赶马车赶上呀是四十来年了，哎，给人家集体时候呀是给人家赶的个车，单干时候给各人呀是赶的个车，反正一辈子就是个捣挖生口，哎，呀没了闹下个世是，呀没了闹下个钱，反正苦了咱呀紧咱受，这人哇活一辈子，这这，我到七十九了到，已趁把一辈辈子到下来了还，再疙浅上三年年二年年的。我正是外后生家时候，正能吃时候，人家给上给的一斤们，我散（语衔接音）能吃够二斤多三斤，你说老是个一天吃上俩天的呀是个饿，不用说吃一天的，哎呀，人家书肉开的个库房在西面嗒，人家端的托茭嗒河捞，人家他说我哩说，哎你来娃，我说咋的哩们，哎我有俩疙瘩（有俩块儿）干材哩我想叫你给我劈一劈哩，我说哦，我回家挠了个大斧嘚劈的了，哎，其实人家就立的俩疙节棒椤椤儿，俩下到劈开了，人家是为叫咱吃人家为托嘚茭的河捞，人家说，哎，你后生家想叫你吃了哩，哎，后来这就一托嘚茭的河捞，就把咱哄的咱就，这个人哇和狗一样们，他谁给他吃上了他就想到他家接待人家的哩们，人家给咱吃了一托嘚茭的河捞把咱就哄的这就不底啦们，咱吨吨想到人家吭吃人家这些的哩们，人家老汉家儿呀有，看的个库房，人家分上这些我就吃上人家，哎，不差剩好几个月哩，就是老是续料的吃人家这些，人家哇说我就是给你丢的哩，咱有些做的咱就劈些干材哩，背把烂材哩和生生火炉嘚哩，掏掏火炉嘚儿的灰啦这些，灶火儿的灰打扫打扫院，咱呀勤进啦，人家院光光儿的用咋扫哩，咱拿起来杨场（不用费多大的劲儿）例一例，掏掏火炉嘚儿的灰。哎，就是个这，啊呀，外可怜时候了真可怜哩，一年分上些些儿粮食，招家不住就吃完啦，就打了外三四年，在后来了慢慢儿这就，六二年六三年就慢慢就过来些了，这就屡些屡些这就人，一般都这就可（好些）饿了，可温个（当时）困难了，困难时候了，纯粹外不行，外人，就照外困难时候了抬给温十来八年，把人能死个一沟沟的不愁死，呀有掉死的，呀有饿的饿死的，哎，就是活的他呀和咱这精神人不一样们，他都有了毛病了们，不是些这毛病就是些外毛病，一般人他都不耐啦们他，饿的就，啊呀至现在说了农业社这个单干了，特别是邓小平这个单干，这三十来年了，这三十来年了啊呀再不能好了，这都按动的铁钵银山的，有些知识的有些脑筋的，啊呀人家闹活的是盖楼哩们盖，甚呀闹活的买车治楼的。

我：嗯

灯保：啊呀真是闹的好哩，

灯保：那时候，白天了啊就是农业地儿动弹，送粪耕地闹这些，到了黑夜了了到了下村山上，下村山上拉上矿石把定襄送哩，定襄送哩女人们男人们都还，我记下大跃进终是抬了这十来八天哩，都挠上疙嘚儿矿石把定襄送哩，走到咱这一下山人家有监视的哩，下了山了放到车上了，放到车上了。后来就挠了外几天，挠了外几天后来就是车给人家送，一个牛俩个 LU 套上外大角的车，拉上那些些石头，给人家下村山上拉上把定襄送哩，矿石们，人家外是烧铁的矿石。白天农业地儿，黑夜送矿石，

上食堂了就是，五八年上食堂了外人家紧饱吃哩，外你能吃多少了紧饱吃哩，到了五九年，六零年这食堂了就定住了，明明儿后生家是吃得二斤多呀三斤哩们，他老是吃的一斤，他就吃不饱，事务长再略微咋上些，你吃得就是九俩九俩五啦，吃不够一斤了，饿的就是这个饿哩，

我 ：一天九俩五

灯保：哦，一天九俩五们，哦，们这赶车的了，一般还是人家给大早 达黑咱走了人家给，哎，不喝人家的稀饭了，人家给一吨挖的一俩米们，一个人喝的一俩米，积攒住了拿茶缸嘚，挖上一茶缸缸，挖上一茶缸缸，人家事务上把回挖哩。食堂上了外都是忽悠哩，大大小小都是忽悠哩，错过人家外事务长和吹事员了，一般人都是忽悠哩，吃不上喝不上，食堂上外他就是咋哩们，有遭就是喝荞面河捞哩，喝乔面河捞哩人家和起乔面了，人家给拿上称至（称）乔面哩，人家是至（称）了一半半的了，不差剩，一半的把这乔面领上，到外那些各人按（压的意思）哩，锅呀有，呀有灶火，大锅儿，三个大锅，活唞活唞滾的（形容水正烧开），你自己按，自己按上喝哩，咱克的（去）略微迟些，哎，人家玉西的就是，指头一夺外个面，就说这面硬的能喝，人家抖起瓢水来，一瓢水三个奎嘚会儿一滴，一瓢水倒了三个奎嘚，这一瓢水最少呀够四斤了，三个奎嘚会儿就倒上水了，我说你倒上水了你还的倒面哩哇，人家说这过于稠，我说你这说的不对们，你前头的喝了就喝了面啦，后头的了就是喝上些水哇，这个这你咋交待，哎就是个这，我说外不行，这个这们饿的哩们，你就能说是你前头的喝了面们，后头的给们倒上些水，这一瓢水五斤重们就少喝五斤面哩，我说后头的人都不得，人家说就是你不得，我说外还能就是我不得，我说后头的人你俺都让呀让，不让，哦，都不让，我说你要就照真怪（这样）了不用你这个事务长了，们后头这俩个人就不用你当事务长了，你不能真怪（这样）坷苦们。这后头人家才说，面硬的已经，我说面硬这一吨奈下来，你哪怕黑夜哩明儿哩，你尽（单）喝水呀统一啦们，你还能说前头的喝上些面啦们，后头的和上水啦，佐来饿的不底们你还，你这添上水啦添上水把这五斤给们添起来，这五斤不顶东西，把这五斤全给们这后头的这俩个人加起来，们不能喝水们是喝面哩，这食堂上就是有时候，哎，拉回车胡萝卜来，拉回车胡萝卜来，大（从）地儿拉回车胡萝卜来，走到这食堂跟前哇，咱这个车脑头就少了这一疙节，外他人你抉上三个我抉上五个他抉上十个八个的，赶到这个食堂跟前你说咱赶的个车，咱该不叫人家谁抬了，你俺又散车是人家大家的，不是咱的，咱就轮不上咱说们，咱只是赶上给人家回，人家谁抉了交人家抉，谁不抉了不抉，咱不会惹人，哎，回来了，满满儿的，地儿拉的满的们你回来叫众人全吃了，我说这个这了我看不住，不用我赶呀底哩，我不能，都是个饿的忽悠哩，明明儿胡萝卜能吃们，哦，擦抹擦抹吃到肚儿可饿了们，俺，和这玉西的就这个和他叫活哩，咱觉知咱了叫活的对们，社员们呀有部分社员呀支援咱哩们，哎，他吃上胡萝卜的他就说，你俺吃上面们吃上些胡萝卜们还，叫活甚哩，哦，你俺把白面，悠面，玉茭嘚面，你俺吃了面了们吃些萝卜还叫活甚，哦呀有些支援咱的哩们，人家事务上不得，咱赶的个车，给人家赶甚少甚，不是说赶这个，拉回西瓜来呀是，大（从）地儿拉的满满儿的，回来了你一个我一个给人家抱的就没有啦，咱呀，料不下来，不们后来我说，我是个赶车的，不要丢了这四个生口就得了，我给你俺拉回来就底了，这个丢东西了，第一个有个拉磨赶的车上坐的哩，第二个了人家还有个业（压，保护）车的哩，人家五子良还是个贫席组长，人家和业车的哩，丢了东西于我不干，反正是四个生灵（骡马）拉回来了，没有砍住没有扔了，这我就尽到我的责任了，哎，这哩，这这咱呀要和这事务上呀要抬扛哩，还有一回把定襄拉西瓜哩，外到了高村河上啦还没桥水是听大，哎，人家说敢过呀不敢过？我说敢怕甚哩，外是个西瓜还它，外和个糖不一样，哎，过了河了是河这半（边）呀有渡河的，河这半（边）呀有渡河的。渡河的都要搬西瓜哩，五子良的业（压，保护）车的，如钟嘚的拉磨赶（控制车速）的，过的啦五子良问我说，那外是个谁？我说外我老人不的，哎回风（村名）马铁柱，过来搬了俩颗西瓜，咱有不能做声（说话），哦，相好的甚式他搬上走啦，

灯保：哦，把勺嘚的蹬（捞）了稀粥，咱喝上些汤，哎因为咱这肚皮不展，掠掠库带忍忍饥，咱受制哩，人家做饭的，事务长，都不用受制，因为人家由人家哩们，舀呀是人家把的个勺的咱拿的个碗们，人家给咱舀些甚咱能舀些甚，人家勺嘚会儿一瓢，飘起眼来看哩们，人家一看有关系的了，挨主锅地嘚挖哩，没关系了一拨料，一外咋就是些三颗二颗给你带颗。哎，就是些康，你不用时谋喝稀粥，稀粥了紧不上你喝，人家喝哩，吃些东西呀是哎，吃些甚也是事务长过来飘起眼看，有时候他这个七七（面馍切成长形）嘚 ，说的了一样大一样大，呀不一样大，这俩个笼合儿捏下这，他又不上称至，（称） 拿手抉扯下外，搬撒下外，他们知道谁的手劲重，谁的就略微大些，谁的手劲轻谁就轻称小些，谁这个窝窝里头大伯伯嘚捏的薄些，它就显大的哩们，这个窝窝伯伯（凹）嘚哩头捏的小些，他它就显小的哩们，它里头空占大了，它外头就看见大啦，人家哇人做饭的了知道，这个窝窝比外个窝窝轻称要分俩略微大一些，人家飘起眼来一看，你要和人家挨厚了了的，他就给你取个略微大些的。你要略微和人家不挨厚了，他就是略微少些的们，他点些的他呀错不了多少，可是咱就错上这点些的咱就在哩们，咱这个肚儿深份差得东西多哩们，哦，人家喝了稠的咱喝上些汤，人家吃了大的，咱吃上些小的，这就人哇这是你没关系和人家事务长，你要和人家事务长呀有些关系哇，咱呀能占他这些偏宜，到是偏宜呀不多差，主要是为这咱这个人哇多吃一俩就是一俩哩，他过于当隔们，过于把这个人饿的忽制忽悠的，过于单薄。什么时候呀这个有关系和没关系就不一样们，就和我说的葫萝卜，拉葫萝卜这些，哎，你说社员们都来了吃，你说咱呀不好意思这个不要们，为个坷下他不要，咱呀不能闷都是个可怜人们，拉回来人家朝玉西就要，你就的负责任，我说我不负责任，不用我拉呀底哩，我拉上些粪拉上些土就底啦，外他消耗不了，你这个葫萝卜吃得的东西了，他就要消耗哩们，我说这假如你过来取一个，我把你不拉下你心上受制呀不，这他一样的们，人心都是朝下长的哩们，哦，那一个人和那一个人，这呀差不了多来些哇，哦，你这怪（个）这你不要责是怪（没完）怨拷我们，明明儿非常时候都差东西的哩们。我和他这叫活了真俩三回，事务上他就要，哎，可怜的，动（煮）白菜，动萝卜，煮到锅儿，在动的东西呀凉水会儿一淘，拿班嘚切刀（切菜的工具）剁切上四六瓣嘚，一剁切就倒了，和喂猪一样样儿的，哎，可怜的你，他们呀不待要好好儿给你做们，有些土，有些不干净呀人，啊呀，最挖苦最可怜了，为会嗒，啊公家限制住粮食不给吃，事务上他们劈上些油花嘚，他们把骨头啃了给你扔下俩怪（个）干骨头了。最不好了，们桃圆种了三母—

丽芳：0:33:31时间 我咱看你摄的，好看哩，

我： 你看人家灯保叔这，

丽芳：哦，

我： 哦，这是葡萄架，

丽芳：嗯，

我： 哦，看灯保叔外，看多好哩，

我：灯保叔，

灯保：嗯，

我：这就是咱院子里头的桃圆，你看多好哩啊！

丽芳：可嘻人哩，

我： 嗯，这咱不就丰富啦，

丽芳：会来了再说，外他肯定回来哩

灯保：回来了再说。回来呀啊呀，不知道那一回回来走了十七天。外你看看，

我： 呀，真个这院嘚不大们，

灯保：他是桃啦这些没有哦不底们，

我： 没成熟哩们，

灯保：红了哇，你这就~

我： 哦，桃的还没成熟哩们。哦，院嘚不大们可是真丰富哩啊。

灯保：这些就菜花儿拉这些你摄上，这他就，哦，数这绿东西长的好~

我： 嗯，

灯保：这红了了的哇哇们多，你一下我一下的，

我： 已经成熟了，

灯保：哦，这了酸呀，

我： 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了，

灯保：我给你还想茭（剪）些，

我： 你还想茭（剪）些哩，

灯保：哦，

我： 底啦，底啦，灯保叔，底啦。底啦，底啦，底啦。

灯保：不是底了们，志勇嘚人家拉回西瓜来我在街上，要要叫我搬了俩个，我说我搬的你的甚么西瓜们，

我： 哎，说的人家，他给你就是你吃得了们，

灯保：他就要给我哩，迟了俩天了，丽芳的和他奶哥装车呀不知道做甚哩~报纸人家们这老年协会，迟给俩天了就给一塔（叠），迟给俩天了就给一塔（叠）。

我： 叫学文化哩们，

灯保：哦，

我： 老年协会有多少人？

灯保：十一，十一个呀十二个，

我：十一个，十二个人，

灯保：终是十一个，没有好好数，那么那十一个娃，我和贵保嘚，三小环碟儿七个、、、

我：有时间了就聚在一起了，

灯保：哎天每在一起

我：嗯，你能看懂咱的报纸哇？

灯保：看不懂，

我：看不懂。呀能看懂些？

灯保：你看拿上

我：你不要给我拿喔些们，（很多） 灯保叔，

灯保：我想给你哩。我这个这了是，你就不外咋，志勇嘚我呀，迟，说个迟了了它是外咋，

我：哎，灯保叔，没有开开，还的再，

灯保：哦，你开开哇，

我：嗯，这下开开了，

灯保：你俺，（给）不多的些，

我：谢谢灯保叔，谢谢，嗯，咱记的咱为几句。

灯保：哦，

我：好，

灯保:底了，哦，可怜时期就是为三年，哎，滾滾水（煮）测滾水（炒），豆渣湖湖顶小米，公家给了些胜利地，误不住墙上挂笼基（蒸笼），可怜的人们都是少吃没喝，哎，蒲根比比（饼饼）的和苦菊，肚儿饿了紧紧库带忍忍饥，老百姓都是困难时期，哎，葫萝卜白菜煮到锅儿顶家常饭的吃哩，甚呀吃不上些甚，哎，食堂上还限制住每天一斤，够不够三百六，哎，你想吃呀吃不开，老是个穷饥半饿受困难，人可怜的外外五九年、六零年、六一年这喔儿嗒正是个困难时候，慢慢的到这个六一年，六二年慢慢就把好转上了，屡些就世事上，吃喝也宽广了，人呀慢慢咱就一直把好走上了，

 对的（对联）是：自己常积极，人家不赞称，终有缺点。这是宋昌生的对的。宋昌生写下的对的：自己常积极，人家不赞称，终有缺点。栈得，（横批）哎，写下这副对的。食堂上事务长，哎，靠上这吹事员做饭了，做中（熟）这饭了，打早嗒黑带熬米汤，晌午了人家呀是，呀要喝面，呀要吃这蒸馍。玉茭的交蒸馍疙蛋，反正每天是一斤，你喝了二俩呀，成了你吃得是八俩了，反正是照住一斤吃哩，哎，人家这个稀粥熬下了，吹事员和你略微眊眼对些了，哎，这就能给你舀颗米，看见你不怎顺眼些了，泼略泼略就舀些汤。稠的于咱不干。就是人家喝哩。哎，要是觉知吹事员和咱好些了了的，咱呀能喝些小米的。呀能给咱挖切些儿。这就是又可怜又就是，这哎这个人哇到为个时候上了俩颗米呀看起来了，到人家这个食堂上了了，明明儿想吃哩，肚儿差东西才到的食堂上们，到了食堂上了说个人家给你哎，外咋了了的你吃不上就心上有些不咋过意们。哎，抬上托嘚茭的河捞了呀是哎，人家断的小了了，呀就吃饱了，断的大了了老是个饿。老是个吃上对半半的，四六对半的吃上些了，本身吃是还没有吃饱哩，到这个晌午了了的他，早就饿的他浅不上这个晌午饭了，吃了晌午饭浅不上个黑夜，吃了早晨饭浅不上个晌午。老是个受饿。哎，人家书肉看的个库房，人家在二库上外咋哩，人家领下托嘚茭的河捞，人家叫上我回家劈干柴哩，劈干柴的哩三（衔接语，上句话和下句话的连接。或者是转换语气的表达）其实人家是想叫咱吃人家这托嘚河捞哩，

哎，跟上人家劈的了，取了个大斧嘚给人家劈哩人家些些儿的俩疙 节儿干柴，外一下到劈开了，人家是为叫咱吃人家这一托嘚茭的河捞。这一托茭的河捞把咱哄的，这就上了那个馋够饿死人了，人家克了（去）给了咱一托嘚茭的河捞，咱再以后就老想望人家这一托的河捞哩。哎克（去）了人家掏灰挖火扫扫院劈劈干柴生生火炉嘚，咱克（去）了了给人家做上些，人家克了了的给咱吃上些。就是老就是个这，咱肚的大又能吃又后生家，哎，正是外二十三四时候，正能吃时候，哎，人家给咱吃上些了咱欢喜的给人家动弹（劳动、干活）上些。

我: 他是个干甚的？

灯保：他是个看库房的。

我： 哦，看库房 的

灯保：哦，樊梦林，

我： 樊梦林，

灯保：哦，樊梦林。

我： 樊梦林。

灯保：哦，哦这这，这个对的是宋常生刷的，

我： 宋常生，

灯保：哦，常生的。

我: 哦，

灯保：这个库房是书肉看的。

我: 书肉

灯保:事务长了是宋玉喜来来。

我：嗯，

灯保：宋玉喜的事务长。

我：哦，

灯保：嗯，做饭的了是一个寒黑妞儿，一个毛海鱼儿，一个李春良。这都是些做饭的。

我：对。

灯保：哦，这个人可怜的啊呀你，这个人一吃不上就是，明明儿是人是铁头饭时钢们，

 非吃上些人才能硬把了哩们，人就是活的些饭们，你这个吃不上软瘫失火的，可怜的就是能动弹呀动弹不行们，

我：嗯，

灯保:哦，这这这，食堂上就给咱闹了三年这，这个五八年大跃进是，白天没白天，黑夜没黑夜，你黑夜想睡会儿呀睡不上，人家就要凝上你动荡哩。哎，白天是饿的吃不上，黑夜是加班给的二俩面的个外七七的（面馍，长形的），这就加班儿的，黑夜了另外加的二俩，不在那一斤会儿的算儿了，黑夜给多吃得二俩，可—怜—为正儿嘚，一般社员们都是可怜的，少吃没喝的就可怜了外几年，后来这就慢慢就，屡些慢慢就好转了，

 可可现在咱们俺，要甚有甚的，真的想吃白面想吃肉甚呀有。邓小平起来给咱，嗯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，啊呀真月贴哩，再没了啊呀，真是过的是铁钵银山的，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花有花要甚呀不差现在。

 为会儿咱小哩，土改时候了，外就 是为，为会儿了咱小，外就是记的一下记不的一下，为正的时候了就是，哎，攻家日本人退了，晋绥军和咱这八路军成立起 ，几年可到哦 ，他日本人退时候我十二么，日本人进来我四岁们，日本人退时候我十二，这个土改时候我到十四了，土改时候，

我：嗯，

灯保：哦，土改时候十四，后来这个甚时候，这个进社时候我到二十三了，进社时候，

我: 嗯，

灯保：这就是小时候了记不妥当，小时候了隐影忽失的，越把前头走越历 咱这个计心记不住，到了这怪（个）进了社的这嗒，慢慢儿这就记的了，改了个农业社，互助组抬了一年多，后来就进了农业社了，农业社人家就是，把地集受，全部一集受地，人家给你就，吃得喝的人家全部拿称给你至（称）哩，原来了咱打的多吃得多，打的少咱花的少，呀是调（卖了，或者换）上钱，初过吃得了调上钱咱花哩，这后来进了社了一伙土地一归，一归生产队，人家就是拿称给你至（称哩）哩。拿大称挂玉茭的棒楞，茭的啦这些，人家打下了了的人家给你拿称至（称）回来了，这可是说蹬了是分的多少，这可就慢慢好了，这个这个份俩呀好是呀给了些自留地，一个人给了一分多自留地，这就种上些草麦，压上些红薯山药（土豆），接干半湿的这就人们，哎，粗一下细一下这就把这个肚肚的呀添的了，添了够七八成了，他不是那个对成了，这就肚的可饿了，慢慢儿转的这这这哎，自留地下来哎，嗯，又能保干些的啦这些，保七上些荒地，保干上些儿地，咱就这吃得脑头，屡些屡些就肚儿就能填饱了。这就不僵意（不那么尖坷了）过的了，

我：嗯

灯保：可怜时期就是为三年，这个大可怜，俩头起了是小可怜，哎，一到六一年，六二年这儿嗒了，他是大部分还是不能干的多，个别的了人家，人家能吃上，外你是少数的人，百分之九十五是饿得的多，到了这个六三年，六四年这儿打就慢慢得过来些了，过来这就人家呀给上自留地，外是几年来来那怪（个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，刘少奇那个帖出标语来外是，分槽喂养，把这生灵（骡马）我记下把这生灵分开还喂了俩天，后来又集体抬回的，抬回的后来这这嗒就把这邓小平和刘少奇一伙就大下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，这嗒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伙就拉下来了，拉下来又一集这个社还是成立下。要是相当初外会儿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分下来娃，按现在说比现在还得好些哩，哦，外人家这个分开的，你有苦尽你的力量你则是个受哇，外又没限制，上至天，下至地，中间隔夹的可长哩，愁你没本事哇，钱该谁闹哩，人家有外三百万二百万，人家闹得的可多哩，咱要没本事闹不下们，不是人家世事举制住咱闹不下们，

我：对

灯保：哦，人家买楼修庭的，人家是问媳妇甚呀能们，你要趄（没能耐）了你不底们，你要各人脑筋没脑筋，苦数没苦数了外你就丢下爬长了。外你一轮儿（一样）呀没有门，你能享受了人家为个东西。哦，

我： 文化大革命记的呀记不的了？

灯保：文化大革命，哦文化大革命了，它没有遇到咱身上们，

我：对，

灯保：文化大革命咱就知道一下，不知道一下，外他就是说了呀知道些们，它反正是怨不到各人头上了，各人就感觉不到，困难时候咱就没有，他可有外半夜三静给你筛上个锣，给你嘡嘡的筛锣，咱见过外人，只是咱没有受过阿砸（被欺害）疙厕了，咱就这个东西就不咋注意它。就是个这

我：对

灯保：受过制的东西了，至到咱死呀记的了。

我：对

灯保：哦

我： 就这四人班那时候这就改革开放了。

灯保：哦，外就是们，哦，外就是人家这个华国丰一外咋，邓小平出来就是叫这个把单干走哩，他华国丰还是走毛主席的路得，他就不想们，因其这个不想这就把华国丰放下来啦

我： 这就改革开放，

灯保：哦，这就屡些人家一单干，屡些你要咋哩们，你能闹个甚你闹个甚，

我： 对

灯保：哦，象朝们俩（也指过去）你甚呀不底，我嗒屯村担回担果的来人家还不叫你卖哩，人家一说蹬了资本主意道路。哦，你黑夜了到大队开会哩哇，哦，担上担果的想闹人家这一二毛钱，人家还不交你哩，为这儿人家限制住你不叫这个这有，呀不叫这个人家是皮皮儿（平平儿）的产哩们，你要想张（超）的比他们多吃些多喝些外不能，外个外人家就没有这个政策，按现在散啊呀人家有得的和没得的，一个天上哩一个底上哩。外他相差过于大们，现在世代了愁你没本事哇，你有本事了甩活开抬哇，哦，走到哪儿呀是满满儿一碗饭。你要没本事，懒的不待要动了，外他就丢下就和大庆式的，背上个麻袋捡烂泼害（破鞋）哇。

灯保：现在社会最好了，历代以来呀现在这个社会了是在不能好了，

我：嗯

灯保：嗯，有吃有喝的咱可哎，

灯保：队长们他就和咱一商量，咱就给改种啦们，改种了人家大队有时候了一改种了还怪不是哩哇，怪下不是来了人家队长们给担哩，人家到一至呀没有叫咱，人家到拦到前头，们来来与人家不干，到秋上打下好粮食啦这些了，外呀是人家队长占光哩，与咱不干，咱是个社员人家谁知道咯咱，

我：咱可负的行嘚责哩们，

灯保：咱负责的，因为真个这这这，奇红民到咱村大队，北京来了的知识青年，咱村下乡来了，一个队放的一个人，一个队，咱十来个队就放的十来个人，人家这个奇红民人家，开的呀没？

我： 开的哩

灯保：奇红民在哎，在，在，在哎，们二楞哥哥呀开会哩，开会哩，全全儿选下队长，六十五和五子良是副队长，哎，我在大芦牙会儿呕了肥的个波的（凹地）俩个波的展通我开下些荒，人家奇红民打的个雨伞，是个女的穿的个靴嘚，架，架架对正我来了，下的些闷生生儿雨，对正我来了散（衔接语），我散挠上那个抱敲的就朝河滩那个散斜渠，散斜渠还真个猫腰下哩哇，怕人家看见哩哇，人家对正咱来了，我走到河楞上，人家她勤勤勤的呀走到河楞上，到了河楞上了我说这人家不叫咱开荒地了的，外咱这个错误了咱认了就底了，不用走了，人家以经看见了，人家过来忽础坐下了，灯保，我说，哦，叫你回家开会的哩，呀，我说真个灵通哩，外我包的些荒地们一下到知道我包荒地了，叫我开会哩。哦，一伙挠上那个抱敲（农具）们俩个回来啦散，走到那个旮旯啦散，人家说你咋的哩，我咱把这个抱敲送了，你不用放了，就来这来哇，到了们二楞哥哥家开会，开的了散满满一家人，满满一家人散我说这够，这个开荒地们真个灵通哩，一下到知道了，把这个抱敲的放到院窗代地下，我就站到个当地，（大家中间）哎，站了站散，就这个工作队的期红民说：灯保你说哇，我说，哦，我说，我说，社员同志们谁呀不能看我学习，我这抱荒地自私自利这个资产阶级，这个这没有打倒，我是为我自己多吃上些多喝上些，可是狠狠的不对，大家都呀不能看我这个事情，我是做着些（别的）好，寡是这个多吃多喝多占了，我还想这个肚的会儿想填满，填的差不多不想大饿的，人家都不们咱包散上些荒地，想多吃些哩，这一说，人家叫全全儿说哩，全全儿一说散，灯保哥你这叫说的个甚，咱散不知道人家说甚，不敢喝人家犟，我说我说不对，人家说这是叫你回来参加会场，我的队长，五子良，六十五的副队长，们三个呀捏不下你半个，们三个呀都没有你半个外甚，这人家他说，哎，想叫你回来给当副队长哩，你要不当了我呀不当了，这个正队长说哩，全全儿说：灯保哥叫你当副队长哩们，你要不给我当这个副队长了，我呀不当这个队长啦，们三个呀不行，都是些例把（不懂）们，都在队上当上这个队长给人家放羊哩们，咱给人家领料不了，没有一个懂的们，想叫你给当副队长哩，这个这一伙说的我一伙，先我以为斗我哩，闹了些自留地以为，他一说这个，我 说，腾开哇我咱上炕，腾开坐到炕上，叫咱当官哩们，这不是斗咱， 一伙坐到炕上了，坐到坑上了我就呀有了说上的，这个这叫我当哩你看我和大家说，我有说谁谁呀又不听，骂谁就惹下谁了，本身咱是个好人，咱这个人哇就是使唤人就称当的使唤哩，当队长哇不是个称当的事，叫你咋你就咋就底了，就下命令的这个抬哩，好说哩，这个人都一好说就不行，哪一个人当这些呀是好说就不行，你终的命令硬些下来，奇发民到咱队，中农会儿还不派饭，到贫协派饭哩，你说我当上个副队长，明明儿你是个中农们，你说谁谁呀不底事，

灯保：箭头不快，努，把箭杆搬断咱呀摄不里的，你和人家外有钢水的人不一样，人家说出话来甚就是甚，你不听不听不行，现在人家就是，我这个副队长我就不能给你当，你不应副队长了你给我闹甚做甚，种甚么做物、经济作物、高产作物、浇地是咋地怪，粪是咋上哩这些你按排好了，就是替他反正当上半个队长，全全儿就说我哩底呀不底，底哩，这个这你再说甚呀你拿下全盘。有时候指拨你你呀听，有时候指拨你你呀不一定听说给你全全儿。不是说你各人的能力，

灯保：这人家就要叫咱给当这个副队长哩，咱呀承担下了，我就说全全儿，在承担下呀你看全全儿，你当上队长你终的给人家拿出一部分，终至个硬靠我了，这个东喜这儿（今儿）在一团儿哩，明儿个我赶上个车出的了，有时候你受可梁，人家散不怕可梁灯保哥你看，我初初当这个这，副队长都配角的不行，配角的不行，比较咱队上哇，社员们都相信你哩，这就因时间我呀就特别相信你，这就想叫你帮助的当上个副队长，我是说我当上个副队长，你就的下人家个副队长哩哇，你一下这个这因为我当上，把人家下了，这个这我呀不想们，因为我当上下了人家，这个这我呀不想们，咱这个脸面上呀吃不下来，都是惯惯儿的些人，下了人家咋下哩，哦，这就是你俺都圆圆儿的，队长你当你的队长，副队长你当你的副队长，谁呀不要下，就把全全儿想考我些，我呀一定底哩，反正生活到这个队上了，咱就指这个队上生活哩们，开荒吃东西全在人家这个队上，咱还不想给队上闹，我说底哩，全全儿你靠我就底哩，这就承担下人家了，大队一开会就叫哩，叫咱定这个 经济做物啦这些，一个队一个，西边有钟的，哎，东边大补环，四队上是樊满怀，一队是大天西，二队上是送灯保，都是一个队一个，没个队都有，老农经济科学的外甚，就是选下们这俩个做着的人，种这的了们这俩个人就要商量哩们，咱成呀地咱是种麦嘚哩，桃圆咱是种谷哩，南坡上咱是种棉花哩，哎就是这个商量哩。

我：老农经济科学种植员，

灯保：哦种植员，全村呀就是骂我这六七个人，哎，全村就是商量下甚咱都种甚，大队干部们呀要想靠这俩个人，老农们，哎必定都是岁数大的，为着这个老农数我岁数小哩，都比我岁数大，哎，数我岁数小哩，咱还到大会上老要提意见，谁呀不提，就是咱提哩，咱实在嘴多哩，咱实在好意思，提出来不对咱拉倒们，我说就为这大队就是，后来存喜的人家呀靠咱哩，还有后来人家大队存喜的就要叫咱当队长哩，队长了是一下呀没有给人家当，副队长了是当了二年，长长当了二年副队长，再说呀人家就要叫你当哩，当了二年副队长，队长了一年呀没有当。喂了七年生灵，当了二年副队长。咱在这个队上呀是，大家呀相信咱哩，咱呀把咱这个力量使尽，技术引生(工作)撒葫萝卜，种麻，种香瓜嘚，完全是咱种哩，完全就是咱种哩，人家谁呀不靠谁，就是靠咱哩。咱呀就的给人家种哩，咱呀把咱十二分力量全使上。一定闹不下个全满，美满呀的算上哩，咱哇们天每能给人家能做对，呀要给人家抬不好哩们，这个东西神仙还有一出哩们，你说咱是个社员又散我为会儿呀小哩，娃娃的家，他不是老汉们人家外多经过见的外。咱哇就按照前头就是呀好多说呀好多做。不用咱操心的东西咱呀好操心。

我：外就不当干部呀是做的干部的事。

灯保：哎，咱队这个生产队这个下，下种这个东西，咱完全不用问个十全十美，咋的哇们这个队上哇一迎接就把咱抬上了。呀不是说们 数咱能行，人家比咱能行的还可多哩，是人家都精的不上，咱是个二杆的架子，人家 一称呼你咱到不知道个信甚了，甚不甚咱先拦到前头抬哇，人家甚呀是，抬回个买会个生蹄生咬的马和骡的来，人家呀是那一个不好使唤就给了咱拉，是说咋哩们你们， 你车上差下东西给你填上就行了，把咱这个抬上他使唤哩，把这个蹄大得的，又蹄又咬又放屁的这生灵给了你啦，

我：你能处理了们，

灯保：叫咱使唤哩们，咱使唤给俩天了，呀不蹄了呀不咬了呀不放屁了。这就队长们一说蹬了，哎，这就用人家他哩们。就是印象下个这们，这是生灵脑头们（这方面），比较是浇地这些呀是，打个水口他们打不住叫咱打住了，这就底了，哎外人家就是他能大主，这些人打不住，咱呀年轻呀受的猛，说个动弹上了三八俩下就想抬住哩。一定不底了把（？跪倒会儿咱呀要把这个水口打住，咱寸办（捷兴，果敢）他们俩个抬土的呀供不上咱，年轻咱身体呀比较扎实些儿，

我：实干，

灯保：呀就苦数呀多，就挠个麻袋，人家挠不动就不挠了，都是赚的个工分们，咱给人家挠嘚了不用扎就要达（从）房上挠下来，哦，们楞庆得的保管，老是用咱哩，不用这些人，人家说你挠上个不用扎的麻袋呀保保险险跌不了们，他们是扎住的呀一把肩肩上放，就

我：队上呀是顶个咱这家一样，

灯保：哦，一样

我： 咱就~你这个心态哇就是给队里头干活儿，就是给咱自己干活。

灯保？：哦，外一样就是，咱单干了呀是，在农业社呀是对的人家这个队上了，他谁呀不敢慢待咱，

我：对，

灯保：哦，都是苦大银生呀是叫咱做哩，细胡银生还是叫咱做哩，对会儿队长们啦这些开会，甚呀是靠咱哩，咱呀不给人家胡干，咱给人家做下甚呀，咱是咋肯怕这个队上开红小跟不上个人的，老是个这，

我： 嗯，你这个心态就挺有劲的们，

灯保：嗯挺有劲，

我： 在队里头干活就一丝不苟，意思就是把生产队里头就当成自己的家了。就真怪（这样）做的事们，

灯保：哦，就是个这，

我： 难得你就是实实在在，就是什么时候呀是闯到前头，

灯保：哦，什么时候呀是老是咱在前头拦的哩。

我； 哦

灯保：说的是闹个飞蹄飞咬的生灵呀是，就是给咱使唤哩，咱使唤的好了这才给他们众人分配哩，

我：对，

灯保：哦老是个这儿，今年天干不下雨，种这个苗子了怕上不来，你种的哇，老是这样，咱呀是个二聂头，咱呀不怕个外难，咱就是，咱还各人觉得是这个种外个种，啊呀，咱慢慢递寻（思考）他们持住个咱吗，（不放心）保险呀不保险，慢慢各人递寻是肯怕是不照个咱了，罢，罢，罢咱种哇，咱种下比较差十拨（珠）们，哎，他种下是差下二十拨了。这个这咱就呀心上不过意，咱就是想你谁好咱就想用谁哩，咱这个心呀是个这，人家有比咱好的我就想推靠到叫人家抬，你咱差下五拨（珠）哩，这咱就闹好啦们，他散是咱差了十拨们，他给你差下二十拨，咱就考滤考滤，罢，咱抬哇，咱比他不敢定强半个钱，能真怪（这样）考滤，可不一定是咱好，这个人哇，都是个这，你嗯这怪是能做个这，为个时能做个外，哎，他们各有各的缺点，咱比他们轻成全称些，轻成全称些，不是一定们队上们数咱，不是个外，咱哇是队长和咱好说话，咱哇拦到个前头，咱呀就是人口呀数咱多哩，咱呀就是谋的就是，实实际际谋的就是给人家闹好哩。不是说咱来了赚上人家的工分劈浮油，你赚下工分打不下粮食，还是等于个，开红小，还是个没东西们，反正你闹实的你终的有了东西哩，队上粮食多些，经济作物多写闹好的时候，你不用说，他八毛，咱是九毛，哎，

我：对

灯保: 他一块，咱是一块一。终的比他多些，咱这个心哇咱是多活儿呀的，就界别（邻居）嗒的庄户（庄稼）呀是，咱终的比他们略微强些哩。谁一过来呀是，哎，这庄户人家不赖，我种下的这个谷哇，不是我说，就是胡疙瘩有年，三十亩谷我呀给种下了，我种哩散是这年这个商土（地里的土质）实在好哩。啊呀，不干不实的这个商土，我是知道他滴几颗上几颗们，这个种谷哇我就拿了拿主意，人家叫我种哩我就说，啊呀，过于商土好，我把这个籽可的，这个谷籽可的点打点打哩，人家是一亩地，一亩这谷叫种这四格，至达四格半，不种半升种四格来籽儿，哎，我一股散说，晚常咱种四格们，哎，这了我种上三格呀肯怕他稠哩，我就拿下个这，啊呀，我把这个谷瓢了，籽瓢了，嗯，拌上红凡，到地儿下种了这就是咱下种哩们，把这谷拨拉开晒的它干特瘦瘦（精选）的，一颗是一颗嘚，一下呀不叫它把下断（顺畅），这个红凡哇撒到脑头撒上些制蜡姑（一种在土里生存的虫子）。撒上些红凡把这个谷籽拌起，哎，真怪走哩我摇的走了俩步，又抱起来翻哩，我看看有双拨（珠）的呀没有，我怕它有双拨的哩，这个谷哇我见不的这双拨的，一颗一颗的些呀不能叫它有了双拨的。哎，种了种一看，啊呀，还有双拨的哩还的稀些哩，又走了走又抠了抠真个种，种了种散我的各人就这个心上，咋咋儿呀不能叫稠了，我说这年这个商土过于好，稠了秏谷的这女人们出来，呀有叫咱叔叔的爷爷的呀有叫咱哥哥的呀有叫咱兄弟的，这出来，女人们还咬嘴哩。这可你不能稠了，我把这个谷走了一出（一帧地）抱撒了三回，我抬得撒泼泼的种上这个谷，嗯，种时候我就呀注意上，把这垄嘚（庄稼的行距）呀摆搬的直，籽儿（株距）摆搬（种时候把握农具把握籽种的功能和技巧）实在稀哩，我是种上了翻回来一故计籽，啊呀，这够有些稀啦，这够怕稀了哩，这个籽哇这就是，谷就是到了六天上打复录蹬（使籽芽在土壤之间协调、结实）。到了这个六天上打复录蹬哩，打复录蹬我克了（去）就跟上看了看，这个顶土哩到是呀顶的多，到了这个八九天头上啦，把这个谷哎，一看人家顶起土来啦，到那个耗谷时候了，到一寸多二寸耗谷哩，女人们坐下耗谷哩，他们一亩地是三个工，耗谷哩，咱这是一亩地就一个工。

我：嗯

灯保：就是这个法儿，女人们坐下杨长挽一挽草就走了。外谷苗嘚就谁呀不用怎地个裸着（不用动），杨长到了哪嗒挽上三俩拨，坐起来又走，起来又走了。耗谷就三十亩谷呀没有用多来些工。接别（邻）嗒三呀有谷哩，们种的这嗒这谷瞭至有谷，这六七个队都是谷，至东面一扯片。一波浪，一波浪，下了些雨，四个工，咱是一亩地一个工，这哩一伙全村就，二队上的谷们咋就交了喔俩个工？我不梦我后来说队长，我说这个东西哇，嗯，这个种的稀，这个女人们嘚的工少，你俺给人家略为把这个工呀给加上些，不要一亩地，他们一亩地四个工们，咱一亩地个半（一个半）工，不要这个一个工，

我：嗯，

灯保：咱略微加上些，叫他们把垄眼，我说女人们哩，给你虽然加了半个工了，可是你把垄眼的草可是给挽净。垄背上的草了你俺不要管，到明儿（指锄地，锄草时）们能锄了。这个垄眼的草你必须给挽的净净儿的。咱就真个负责任哩，到地儿哪一个队呀是，这够就是人家，咱跟上女人们叫他把草挽的净净儿的，咱男人们一锄锄下，哎，谷呀好们这个咱种的呀好，这就印象，咱就印象下个，这，这，这呀负责任，呀这，这，这都一说的了就是靠他哩。屡眼屡眼慢慢儿的人就（一步一步的），哦，人家经验多，哎这个这个脑筋呀够用，哎，真怪，（这样）

我： 做出事来就，

灯保：哦，他相信了你啦们，

我： 对，对，做出事来是科学的种植。

灯保：咱和他们做务下这个庄户哇，就不一样的哩，交的工少些呀比他们苗嘚干净。草呀少的哩，就是个这，屡眼人就说，哦，外人家一辈子就是好。真个咱就，

我： 对，对，嗯，

灯保：哦，这就是，不们他们就一说登了，们队上，甚呀是叫他干哩，他们就的你哩，们外后来自留地，一个人一分的外自留地，叫谁干呀都不把出背籽，一说是明儿交灯保嘚种得哩都把籽背出来了，

我对：对

灯保：你说本身这家三分二分地，一个人一分地。三口人三分，四口人四分，疙折疙节的，可费苦哩，又跌留（提上）你这种了他喔凸儿，你说八十来户哩，你，你跟上他们啊呀，

我： 受苦来来

灯保：受，可受苦来来，咱种得了给你挖出籽来，我这是多少籽，多少地，哎，你给我种个差不多，剩下呀不要叫它多剩下，你不要叫他不够了，我说底哩，咱散一种就给他籽种的利验各散的，地呀利沿各散的，他说你，都一说得了你外咋的哩们就籽呀不剩，我说外剩上这颗籽哇你要他做甚哩。我看见籽多了，我胳膊会儿杨长出上些劲就进的了，我胳膊会儿一不出劲了，他就籽少啦们，我说这个这你到明儿上来了看哇，看种匀呀没有，上来人们，啊呀在不能好了，

我： 哦，

灯保：就是个这，相信了，咱呀把个外吃死了，（通常人们所说掌握）

我： 对，

灯保：为个籽眼大小，这个牛快慢，这按籽跟嘚会儿，摆籽担的，（种植农具籽种滑落时候的部位调节），（？）你终的匀了哩，咱把他为个外东西，达籽眼卡的会儿把出变（蹦），咱吃死了

我： 全把握住了，

灯保：哦，一把这三垄合儿憋，呀有二四垄得哩，呀有一二垄的哩。这垄多为垄小的，咱慢慢儿湖哩们，一二垄的了咱凉冒带的大了们，这二四垄的了咱这半嗒把土攒上些泥，到了这嗒多少有些楞楞嗒它这的就疙回这颗哩，这颗一疙回它这个垄眼就小了们，

我： 哎，

灯保：把这个这，不们他们为个楼啦这些，标的深浅了这些都想叫咱给人家标哩，不是我标住呀种等了你的有些下数（技术）哩。你这个天干了你这个楼必须这个走哩，天湿了你这个楼就的真怪把下走哩，你终的一伙按籽等了一滴，你终的滴到湿土上哩，什么籽呀的滴到湿土上哩，滴到干土上了永不生芽。

我： 对，

灯保：哦，滴到湿土上了才生芽，就是个这。

我： 对

灯保：就这个娃

我： 哦，行

完了他很着急地打开电视给我们看响器